

保险公司里的一只羚羊

5

社会实录



廉思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上期回顾

来北京两年多，洪建修仍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他只熟悉两个地方——单位和他所住的村庄……

李鑫平，男，1984年生，山西柳林人。自考生，2004—200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习，会计专业。现在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推销员。

2008年5月，已经完成全部自考科目的李鑫平，找到了某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他上班地点在西直门外的某金融大厦。保险公司的办公区占据了这栋11层的大楼。第一层，八个展板挨着墙排开，上榜业务员的肖像照挂在展板上，他们个个身着正装，精神抖擞。成为上面的“名人”，是李鑫平的目标。

他的办公室在七层。走出电梯，迎面就能看见一张大大的海报，占据了差不多整个墙面，说的是狮子与羚羊的故事——“在非洲，羚羊每天早上醒来时，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知道自己必须追上跑得最快的羚羊，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无论是谁，看见海报的时候，总不免被狮子和羚羊的眼神震慑住。每天早上李鑫平登上电梯，走进办公室，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奔跑”二字。

办公室是一个一个的格间，空间很局促，耳边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坐在办公椅上，视线被隔板挡住，但仍能依稀感觉到黑色的影子在不停地走动。尽管声音嘈杂，却有一种方正严密的秩序把人吸进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像被关到牢笼里一样。

整个楼层，都被各式各样的海报、宣传画、红色的榜单、照片、汉字标写的数字包围着。“每个人每个月挣多少钱，各个部门前十名，全都在那里贴着。”李鑫平说，“一切都在做比较，比较业绩比较工资比较以后的发展……”无形的压力，就藏在墙上的面孔与人民币的数额之后。

下午五点四十分，正是下班的

时间。电梯从高处往下每停一层，都有很多人走进来。他们西装革履，白衬衫、黑色西服和西裤。每个人都有一双警觉的眼睛，写着迟疑和不相信。

下班了，走到西直门，运通205载着他到唐家岭，这个他住了将近两年的地方。

工作辛苦了一天，回家的时候应当开心，对于李鑫平来说，却不是这样，下班只是又一个劳碌的开始——舟车劳顿，每天都要至少一个半小时，他才能到家。遇到中关村大街堵车，就要两个多小时。八九点，平常人家早已收拾好碗筷的时候，他才开始吃晚饭。

在回家的公交上，总有这样的时刻：他浑身酸软地瘫坐在椅子上，收敛了推销保险的职业微笑，轻轻地感叹一声：“在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的确很辛苦……”

到了唐家岭，车停了足足两分钟，大半车的人走下来或者跳下来，他们到家了。

选择在唐家岭住，一来是朋友的推荐，二来“这里吃的比较多”，爱吃的李鑫平便忽略了灰尘，在这里安了家。一天的辛劳之后，美美地吃上一顿，是李鑫平最好的享受。唐家岭或许缺少整洁的环境、井然的秩序，但最不缺的就是街边一个一个小饭馆。东北菜、川菜、湘菜、麻辣烫，凡是能想到的，这里都有。每天晚上六点开始，路灯初上，生意也渐渐火起来。

晚饭后已经八点多，弯弯曲曲的小路伸向他要安睡一晚的地方。上楼的木梯摇摇晃晃，若是第一次来，会很害怕从上面掉下来。而李鑫平早已习惯了，闭着眼睛都能走，根本不用小心翼翼地扶着旁边的栏杆。

在这个房东自己搭建的二层楼里，有一间他的小屋，一个上下铺，一张单人床。他熟练地把电脑拿出来，

放在单人床上架着的小桌上。上下铺是两弟兄睡的。弟弟是一个1987年的小男生，在这里上学，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像一件中学的校服，脸上带着稚气，两颊上还泛着红晕。

保险公司每个月都有任务指标，达不到的员工要降级。很多人没有熬完前三个月，就从公司“跑了”，因此这个行业有90%的流失率。

李鑫平坚持了下来。试用业务员、正式业务员、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一级、业务经理二级、高级经理一级、高级经理二级、区域总监、区域副总经理、区域总经理，这一级一级的阶梯让他苦苦奋斗。从试用业务员，到正式业务员，再到业务主任，他用了整整九个月。有比他快的，半年就升到业务经理一级；也有慢的，一年多，还只是试用业务员，每月拿1500元的底薪生活。

每天必上的课程，是八点半开始到十点半的大早会。所有的业务员都聚集在大厅里。他们交流业务，分享经验。之后是四十分钟各个部门的培训。这样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下午，是业务时间。刚来保险公司的时候，他每天打电话推销。一百块钱买一万个全球通的电话号码。“那时候可苦了”，一天四五百个电话，小灵通从来没有停过，挂了电话就拨下一个手机号，“打到后来都发热”，每天晚上充满电的小灵通到了下午三点钟就没电了。

现在他已经不需要自己亲自打电话来推销了，作为业务主任，他有两个助理专门打电话。他要做的，就是和有意向的客户进行更深一步的交流，为他们制作合适的保险计划，会见客户，出单签保险合同。

李鑫平谈过一个特别有钱的客户，开的是宝马，有三套房产。后来没有谈成，客户说：做个三万块钱的吧，看你们整天在外面跑啊，也挺辛苦

的。李鑫平说，当时他的脸刷一下就拉下了，很不高兴。“我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也希望你买我的保险，但我不愿意因为被可怜才做出业绩。”

他有个同事，和一个北京的暴发户谈。暴发户特别喜欢拍桌子，后来同事也把西服一脱，跟着拍桌子。这样，单子才顺利地签成了。

客户是陌生的，但是那些从小处来的哥儿们，让李鑫平觉得，总有坚实的靠山，让他觉得安心、快乐。

2007年过年回家，早上五点还没到，天还没亮，就有哥儿们开着车到车站接他吃饭了。本来和家里人说好20日左右回家，却在哥儿们那儿呆到25日。真回家时，又是一大帮人跟着他回去。只要是在哥儿们的地盘，他住宾馆，吃香的喝辣的，从来都不需要自己花钱。

他的高中同学，家里都比较有钱。有困难的时候，李鑫平不愿意向家里人开口，一个电话直接打到哥儿们那里，只要说“在几月几点之前，把多少钱打到账上”，他的燃眉之急就能解决。就算那时他们手上没钱，借了钱也会打到李鑫平的账上。

但即便哥儿们比他有钱，关系铁，他借了钱之后总是要还上。

哥儿们来北京，他也尽了地主之谊——五个人来玩，他花了六千，“啥都买，啥都吃，北京能玩的地方都玩了”。当时是2005年，李鑫平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在外面做兼职，一个月最多就挣一千块钱。这么十几天的工夫，他半年的积蓄就都花出去了。

但这次过年的时候回去，李鑫平发现那帮朋友们变化很大。

以前都是在在一起讨论的玩的，现在问的都是有什么打算，想要干什么。他们抽的香烟也不一样，原来是十块钱的芙蓉红，现在都是中华。而他，现在每天的花费，或许还抵不上一包中华。

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什么？

3

畅销读物



编者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梁文道 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

这是一本近似于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

上期回顾

王小波去世之后，受到了重新关注。他的“走红”让梁文道怀疑他是否是被炒作出来的神话符号？而《沉默的大多数》这本文集让梁文道看到王小波也有盲点……

《理想国与哲人王》

有人认为王小波的杂文对当代中国年轻人而言几乎比得上鲁迅。

《理想国与哲人王》一书收集了很多王小波的名篇，比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很多人都觉得这篇文章很好看，它不是说出了什么很特别的道理，而是王小波通过它特别强调了自由主义精神。

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精神指的是：“与其做一个跟所有人想法一样的，千人一面的一个所谓的人，倒不如做一个生活不被人设置，不被人摆布，坚持自己一套的一只猪。”这种坚持自己一套，不跟别人一样的想法来自什么地方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他提到自己“文革”时插队，非常苦闷，比如看戏，来来回回看八部经典样板戏，再经典也看得让人闷得发慌。他说当时管着他们这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军人代表其实都是好人，但对他们来讲，所谓“思维的乐趣”就是早晚背诵毛泽东思想，脑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想，而对他人而言这种生活实在太苦闷，太难受了。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人不能只求善良，还要思维上面自由。如果在当一个好的和当一个有自由思维的人之间选择，他宁愿选择后者。

原始的自由主义在道德上主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多种不同理想的人生境界。对我而言，每天酒池肉林就是我人生的理想境界。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你没有权利把你的那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强加到我身上，我也不能强迫你跟我过酒池肉林的生活。因此我们应该开放，让人人都自由的思考能力，让各种各样理想的人生境界共存且彼此宽容，这样我们便能够彼此参考。或许我看一下你信的宗教教义，发现还挺有说服力，我可能会放弃我原来

的想法，也可能是你放弃你原来的想法投向我这边。这种共存与包容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它贯穿在王小波所有的杂文里。

这本文集里我最喜欢《沉默的大多数》，它讲的是很多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老是沉默不说话，但王小波以亲身体会得出“沉默不可怕，说话才可怕”的结论，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什么叫被逼听很多话？他小时候在大炼钢的时候：“看到炼出来的钢是一团团火红的黏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像牛屎的样子。有个手持钢杆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6岁，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词，我就想到牛屎。后来又从一些话里面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30万斤粮，我们饿得要死……总而言之，我从小就对讲出来的话不大相信，偏偏这些话小时候是高音麦克风，天天在我耳边响来响去。至于有什么话是被逼说的呢？常常很多人要被迫说话，如果我说我多年来保持沉默，你可能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未在会议上上过话，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

王小波常说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影响，比如法国的大哲学家福柯，还有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造反”运动及“左派”社会运动最大的思想导师之一。从这些人的著作中得到的养分，使得王小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经济影响下的问题有很深的批判意识。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个启蒙思想家，他启蒙了很多人，“启蒙”已经成为今天我们要谈王小波不能漏掉的关键词。然而我发现王小波虽然想启蒙大家，也热衷于各种启蒙活动，但是他自己却并不真的相信有一个美好的终点等在前面，他不认为世界是越来越

好的。当他批判繁杂的大众文化现象时，当他谈到自己写的严肃小说时，我常常感到他有一种悲观的情绪，他很明白自己写的小说读者不会多，当然，那是他当时的想法，现在自然是很多了。但在当时，他明白一些他心目中真正美好的文化产品是会被大家漠视的，社会不一定会往更好的方向走，这种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

“知识分子不是为了要指出一条更正确的道路给大家，知识分子要做的就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有思维的乐趣，都能够继续活出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自由。”

《读库》

过去曾经有一种题材的出版物，像《读者文摘》，把很多文章集结在一起变成一本杂志定期出版。不过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读库》又有点不一样，它是季刊，一年出四本，从这点上看它像个杂志，可是无论从装订还是内容，以及文章的长度来讲，它更像是一本文集。

《读库》在主编张立宪先生的手中风格非常强烈，他很有性格，绝不会加太多文章之外的东西，而是直接用语言来表达意思。一个编辑想让读者看到、知道以及想表达的态度跟想法已经完全融贯在他选择和邀约的这些稿件里面了，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2008年最后一期的《读库》，里面就有不少好文章。

《读库》的文章杂七杂八什么都有，但总能体现出一种共通的风格。它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几万字的文章，长达几十页，像一本小书一样刊登出来，这是它的特色之一。比如这期有一个重点的长篇就长达70页，文章叫做《八月的乡村》，讲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一些农村故事，而且这不是一般的农村故事，正是很多奥运会选手的家乡。一群记者专门去探访

了很多奥运金牌得主的老家，像剑客仲满，柔道选手杨秀丽，去看看家乡的父母们，看看他们的家庭平常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说整个八月对这几十个村子而言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父母可能每天要到猪圈里头倒泔水或者开个出租车到处跑，生活挺辛苦，这十几个村子里起码有一半以上家庭是负债的，等到儿女终于拿到奥运金牌了，日子也就好过了。

这让我想到全国有多少拿到奖牌的运动选手？如果拿不到奥运奖牌的话，他们的家庭是不是就要这样继续下去？当运动员的前途又在哪里呢？我从这些文章里看到了另一个让人担忧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开始不大愿意去体校当一个专业运动员了，因为一个专业运动员倘若拿不到奖牌，退役之后，他的生活非常凄苦，出路也非常有限。

这一期里提到了一件事，作为一个香港人我看了之后特别感伤。事情发生在2008年，我也曾写文章谈过，香港有一家老牌的二楼书店“青文书屋”，它的老板罗志华在生意不景气的时候终于有一天结束了这门买卖，关掉了这个非常有名的书店。然而农历新年前的几天，他在自己很破旧很拥挤的小货场整理那些藏书的时候不小心被几十箱忽然掉下来的书压住了，当场压死，直到十天之后，尸臭味传出去大家进去找到他才发现这件事。很多内地的网民或者读者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个故事太有象征意味了。在这期《读库》里我看到唐峥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顺便讲了香港二楼书店的种种过去、现在甚至如果有未来的话，这篇文章是我看过关于这件事写得最好的一篇。我相信，就算不是香港的读者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能够从里面感受到很多莫可名状的东西，不只是关于香港的文化气候，更多的是关于书跟人与人之间种种复杂的感情和关系。